

痛心的消息再次传来！ 又有两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世

12月以来已有4位去世，目前在册幸存者仅存104位

12月21日0时56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易翠兰因突发心脏衰竭，驾鹤西去，享年93岁。同时，现代快报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12月15日凌晨4:20，幸存者阎保贞也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今年12月以来，离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升至4位。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104位。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金凤

12月已有4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世

与抢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历史记忆的赛跑从未停止，但有时，我们跑不过时间。12月21日0时56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易翠兰因突发心脏衰竭去世，享年93岁。

就在易翠兰去世的前两天，12月19日中午11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秀红谢世，享年90岁。12月8日早7时，谢秀

英老人去世，享年93岁。

21日上午，现代快报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12月15日，另一位幸存者阎保贞也因肺气肿与世长辞，享年92岁。

今年11月，还有4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世。截至目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104位。

幸存者档案:易翠兰

突发心脏衰竭，享年93岁

公祭日前几天还曾参加纪念抗战老兵的活动

“今年国家公祭日前几天，妈妈还很感慨，她去参加了一场纪念抗战老兵的活动，她说，要去纪念死去的同胞，也要向保卫南京的抗战老兵致敬，哪怕为他们献一束花。另外，妈妈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鬼子的暴

行。”易翠兰的儿子陶盛福说，今年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老人早就叮嘱他要打开电视看公祭日报道。

“警报声响起的时候，妈妈一阵心悸。鬼子攻城那一年，妈妈是躲在防空洞里逃过一劫的，

当时天天听到警报声。”

易翠兰的辞世，让陶盛福猝不及防。他说，易翠兰辞世前一天的清晨，还在中华门附近散步，但到了晚上10点，突然感觉胸闷，家人赶紧将她送到医院，但最终医治无效，猝然离世。

经历

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活活捅死一个小伙子

易翠兰生于1923年5月6日。自小居住在南京城南的升州路老坊巷10号（即现升州路评事街与大板巷之间的一条小巷）。1937年易翠兰14岁，父亲已去世，母亲拉扯他们兄弟姐妹6人。

南京大屠杀时，易翠兰和家人随着城里的大批难民躲进

了“难民区”，好不容易在上海路（五台山）附近的五条巷一座小楼房临时住下，当时已有一些难民住在里面。虽然说是国际安全区，但并不安全，日本鬼子三天两头强行闯入，抓人、杀人、搜寻“花姑娘”，易翠兰和家人的临时住处也不时遭到骚扰。

易翠兰曾回忆，当时住的

小楼房前有一个水塘，日本鬼子就在塘边把抓到的人杀死后推到水塘里，水塘里漂着死难者的尸体，塘水已完全染成了血红色。“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把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强拉到塘边，然后用刺刀活活捅死推进塘中，真是惨不忍睹，我为此经常夜里被恶梦惊醒！”

路上遇到日本鬼子，挨了一枪托

由于五条巷的住处越来越不安全，在原来老邻居的相助下，易翠兰和家人急忙逃往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的难民收容所。一路上，她亲眼看到许多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中国人的尸体，“当时，我满脸涂着黑灰，头上顶着一床被子遮挡，路上遇到日本鬼子，虽然万幸没被认出来，但还是挨了鬼子一枪托。”

历尽劫难，易翠兰一家终

于逃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里。自此，他们在美国人“华小姐”（魏特琳）的保护下，有了相对安全的暂栖之地。

但日本鬼子不时地会来“找岔子”，搞得人心惶惶的。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有前门和后门。有一次日本鬼子又到校园里抓人、找“花姑娘”。易翠兰曾回忆，“华小姐”在前门挡住了日本鬼子，没想到其他的日本鬼子从后门进来强奸

了人，而且还抓走了十几个姑娘，“记得其中就有原来在我们老坊巷巷口的一家开裱画店的金姓老板家大媳妇，她后来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后来，因日本鬼子强迫关闭了南京的安全区，我和家人才被迫离开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到家中。”

南京大屠杀期间，易秀兰两个哥哥曾被日本人抓走做小工，大哥还被日军殴打过。

幸存者档案:阎保贞

因肺气肿与世长辞，享年92岁

看到抗日剧，老人说“日本兵太坏”

而对于92岁的阎保贞老人来说，南京大屠杀带给她的惨痛记忆延续了一生。阎保贞的侄子阎志敏说，每当看到抗日剧，老人都忍不住地心悸，“说日本兵太坏。”

每年12月13日，阎保贞都会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吊唁，去祭拜哥哥。但是今年，老人从11月22日起就住进了医院，后来，心脏和肺功能不断衰竭。“公祭日那

天，已经有点昏迷了，警报响起的时候，我还跟她讲，今天是公祭日，外头响警报了，她点点头。”阎志敏说，阎保贞平时也会经常跟孩子们讲解那段历史，例如日军当时是从哪里进攻南京的，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

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离世，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感慨万千。前不久，6家国际友人受邀来南京，其中布莱迪先

生的祖父，是当年鼓楼医院的美籍医生理查德·布莱迪，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参与难民救治。布莱迪说的一句话让张建军至今难忘：“我和你们一样，对我祖父当年所做事情心怀感激。但是那是我祖父做的事情，现在放在我面前的问题是，我能做什么？他造就了爱与慈悲的佳话，我如何去让这段历史被世人所知，来安慰那些逝去的生命？”

经历

跟父母和弟弟躲过一劫，哥哥惨被杀害

阎志敏说，姑姑阎保贞生于1924年，当时家里兄弟姐妹共有9人，她排行第八。1937年12月13日之前，阎保贞被父母托朋友送进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虽然有‘华小姐’守着，日本兵很难进来，但也有少数进来的，日本兵进来，是找女孩子的，

我非常害怕，只要听到日本兵的皮鞋声，身体就会发抖。”阎保贞曾自述。

阎保贞的父母和弟弟当时在陆军大学的难民收容所，并没有和她在一起。长时间无法联系上父母，她整日担心父母和弟弟的安危。后来，她剪了短发，扮成男人的模样前往陆军大学寻找

亲人。幸运地找到父母后，她想留在父母身边，但当时的陆军大学非常不安全，常有日本兵到这里抢“花姑娘”。随后，她又回到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老人曾在证言中提及，大哥阎葆河当时30岁，后来，他们从邻居口中得知，当时大批青壮年被集中带到，阎葆河也在江边被杀害。



易翠兰



阎保贞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供图